

目 次

上篇 头脑里装着整个社会的人.....	(1)
第一章 天才的摇篮期	(3)
旺多姆学校的“少年思想家”	(4)
从中学到大学的青年“通才”	(8)
初窥巴黎社会的奥秘	(10)
第二章 艰难曲折的成功之路.....	(11)
大胆的选择	(11)
最初的尝试	(14)
文学小作坊	(15)
贝尔尼夫人	(16)
商海沉浮	(20)
初露锋芒	(25)
第三章 短暂而辉煌的创作生涯.....	(32)
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32)
宏伟蓝图	(38)
房屋造毕,死神来临	(43)
第四章 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	(52)
“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应充当它的秘书”	(52)
“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	(54)

“文学艺术以再现人的本性为目标”…………… (60)

典型——在作家的艺术炼丹炉中诞生…………… (64)

所谓“兼收并蓄的文学折衷主义”…………… (70)

第五章 哲学、宗教、政治观…………… (75)

“精神和物质是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 (75)

“激情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力”…………… (81)

“宗教也许不是神的旨意,而是人的需要”…………… (84)

“与其说这个青年属于保王党,不如说他属于君主原则”
…………… (87)

下篇 亦幻亦真的大千世界…………… (93)

第六章 解读《人间喜剧》的钥匙——《驴皮记》…………… (96)

第七章 《人间喜剧》的序幕——《高老头》…………… (103)

第八章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婚姻、家庭的烦恼…………… (115)

第九章 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较量…………… (128)

金钱的威力与无奈——《欧也妮·葛朗台》…………… (128)

贵族阶级的必然衰亡——《古物陈列室》…………… (136)

惊心动魄的遗产之争——《搅水女人》和
《于絮尔·弥罗埃》…………… (144)

第十章 《幻灭》——一代青年的悲剧命运…………… (149)

第十一章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巴黎社会众生相…………… (160)

残酷无情的商海竞争——《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和《纽沁根银行》…………… (161)

十九世纪法国的《官场现形记》——《公务员》
…………… (167)

巴黎的秘密团体和行帮组织——《十三人故事》

	和《烟花女荣辱记》	(170)
	庸庸碌碌的大多数——《小市民》	(178)
	穷途末路的贵族	(179)
第十二章	天鹅之歌——《贝姨》和《邦斯舅舅》 ...	(182)
第十三章	风俗研究·政治生活场景——资产阶级政客 的面目和议会政治的弊端	(188)
第十四章	风俗研究·军旅生活场景——军人 风貌拾零	(193)
第十五章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转轨中 的农村生活写真	(196)
第十六章	哲理研究	(203)
	寻梦的代价	(203)
	物欲的陷阱	(207)
	长生不老的狂想	(210)
	致人死命的激情	(213)
	权欲的较量	(216)
	神秘梦幻的诱惑	(220)
第十七章	分析研究	(224)
结语	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229)
【附录一】		
	巴尔扎克生平和创作年表	(243)
【附录二】		
	巴尔扎克的中國情结	(272)
【附录三】		
	《人间喜剧》译名的由来	(275)

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
我要用笔来完成。

——巴尔扎克

上 篇

头脑里装着整个社会的人

十九世纪法国一位作家的卧室里，放着一尊小小的拿破仑塑像，塑像的剑鞘上刻着这样一行字：“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下面的署名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的这句豪言壮语没有落空，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劳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以人物重复出现的手法，将九十多部篇幅不等的小小说联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他使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有声有色地演出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以后直至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的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这种把文学作品系列化、整体化，以反映社会全貌的做法，是巴尔扎克的首创，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作家有过这样的设想，也没有人有这样大的气魄，敢于给自己提出如此艰巨的任务。

巴尔扎克于一七九九年出生，一八五〇年去世。这半个世纪正值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轨时期，他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及其百日皇朝、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七月王朝，直至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建立共和国的全过程。这是法国近代最动人心魄的一段历史，法兰西从来不曾这样生气勃勃，也从来不

曾像这样乾坤颠倒、一片混乱。这是一个既充满罪恶又充满活力，既腐败而又正在向前发展的社会，新旧交替之际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频繁的政权更迭，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波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社会各阶层的兴衰沉浮、沧海桑田，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令人触目惊心。正是这个处于巨变中的时代，吸引了巴尔扎克去研究它、认识它，并萌发了充当历史见证人的愿望。

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一样，属于文学史上罕见的天才。莎士比亚把戏剧的容量和艺术表现力发展到巅峰；巴尔扎克则把小说的容量和艺术表现力发展到巅峰。巴尔扎克是小说艺术的革新者，在他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很大局限。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在他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他将戏剧、史诗、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熔于一炉，把叙事、描写、造型、抒情、对话……交织在一起，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巴尔扎克创造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典型化艺术理论，创建了十九世纪最壮观的人物画廊，他透过个性化的形象塑造，剖析带普遍意义的人性本质，并将特定的人物植入特定的社会环境，使之渗透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从而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具有了深远的文献价值。如果说他的同代人由于离得太近而不能充分估量这些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在历史拉开一定的距离之后，再来审视这位作家和他所建造的那座宏伟建筑，也许就能更加公正和客观了。

第一章 天才的摇篮期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出生在法国都兰地区图尔市的一个市民家庭。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祖祖辈辈是农民,惟有他自学成才,先后成为诉讼代理人和法国行政法院秘书,一八〇三年又被任命为图尔市救济院院长和市长助理,俨然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之一;母亲安娜·夏洛特·洛尔·萨朗比耶是巴黎沼泽区^①一个殷实呢绒商的女儿,家中的亲友也大都属于这个阶层。巴尔扎克的家庭与一般市民家庭一样,崇拜财富、名声,向往贵族的身分地位。他们本不姓巴尔扎克,而姓巴尔萨,贝尔纳·弗朗索瓦嫌这个姓氏带有农民印记,



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
(奥诺雷·巴尔扎克之父)

^① 沼泽区 巴黎的老区之一,十七世纪建有不少贵族的高级住宅,十八世纪以后,成为中产阶级的聚居地。



安娜·洛尔·巴尔扎克
(奥诺雷·巴尔扎克之母)

历史和自然科学兴趣很浓,还兴味盎然地研究历代教皇的历史和教派间的斗争,但他不信上帝,也从不上教堂。巴尔扎克夫人虽然按习俗带孩子们上教堂,她本人为之着迷的却是种种神秘主义的“异端邪说”,诸如占星术、巫术、催眠术之类。所以在这个家庭里,宗教色彩并不浓,科学文化比宗教更受关注。

便在进入行政法院任职时,将“巴尔萨”改为颇有些来历的“巴尔扎克”^①,后又在姓氏前面加上了作为贵族标记的“德”(de)字。这家人虽有小市民庸俗虚荣的一面,却也有上升中的市民阶级的优点:生气勃勃、充满活力,有很强的进取心。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就是通过自我奋斗,从农民上升到中产阶级的实例。此人酷爱读书,知识庞杂,喜欢舞文弄墨,颇有些自由派思想和别出心裁的俏皮话。他对

旺多姆学校的少年“思想家”

奥诺雷幼时和妹妹洛尔一起寄养在图尔附近的乡村,直到四

^① 十七世纪法国有一位著名散文家名盖兹·德·巴尔扎克(1597—1654)。

岁才回到父母身边。都兰地区秀丽的景色和都兰人的乐天性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便转化成他作品中的若干精彩篇章。

根据妹妹洛尔的回忆,奥诺雷从小想象力丰富,经常耽于幻想,不时编些小故事逗妹妹开心。作为家中的长子,父母对奥诺雷的教育相当重视。他五岁开始上小学,八岁被送进著名



旺多姆学校

的奥拉托利会^①会员创办的旺多姆学校寄宿。这个学校的校长博学且有创见,思想不大像神职人员,倒更像科学家。可能因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②他对学生们的信仰不甚苛求。但他在学校里维持修道院式的严格纪律:学校没有假期,孩子们直到学业结束才能离校,平日除了有组织的课外活动从不允许学生外出,也不让家长接孩子回家,学生们的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这一段经历,在巴尔扎克的自传体小说《路易·朗贝尔》中有详尽的描绘。

巴尔扎克在学校成绩平平,常显得迟钝和心不在焉。谁也看不出这孩子有什么出众之处,惟有他本人一直相信自己必将大有作为。事实上巴尔扎克的确属于思维能力超常发展的儿童,在精

① 奥拉托利会,法国天主教的一个教派,热心于办教育,某些主张较开明,被视为教会中的自由派。

② 法国大革命时期曾经取缔宗教,禁止一切宗教活动。

神领域相当早熟。他很早就开始读成人读的书,很早就对一些玄奥抽象的哲学理念感兴趣。在其他男孩跑跳打闹的年龄,他却满脑子都是有关上帝、人类、大自然、精神与物质、唯物论与唯灵论等诸多问题。旺多姆学校兼管图书室的勒费弗尔神甫受老巴尔扎克之托为奥诺雷辅导数学,这位老师却任由他在自习时间读闲书,而且为他借阅图书大开方便之门。奥诺雷尽情在书海中遨游,不加选择地狂吞乱咽各门学科的著作。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玩耍,他却坐在树下看书或沉思。他无书不读,且效率极高,正是在这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开始积累丰富而庞杂的知识,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思维方式。巴尔扎克对一切事物都想穷其究竟,他想知道世界从何而来,想了解世界是否一个有机的整体,想弄清天地万物之间是否有什么因果联系?在学习词语的时候,他探究词语如何产生,人类创造语言始于何时?如何从哲学上解释人的感觉向思维、思维向语言、语言向文字的过渡?他揣摩思想和意志的属性和作用,相信思想或意志力高度集中时会和声、光、电一样产生巨大的能量。他和一个名叫巴舒·德·庞埃^①的同学一起关禁闭的时候,曾经就这类问题展开讨论。总之,少年时代的巴尔扎克已经有一种想要“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思想倾向。

与此同时,想象力丰富的巴尔扎克,在阅读中还充分扩展了自己的形象思维能力,他能随时将读到的文字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连同情景、色彩、声音、气味,都在脑海中清晰地再现:“当我阅读描绘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叙述时,我会看到所有的事件,耳边响起大炮的轰鸣、战士的喧嚣,使我内心深处异常激动。我会闻到火药味,听到战马长嘶和人声鼎沸,看到原野上各国军队的对垒,仿佛自己也置身在桑东高地^②。”巴尔扎克惊异于自己这种功能,以为这是

① 即奥古斯特·伊莱尔·巴舒·德·庞埃,后来成为哲学家。

② 桑东高地,奥斯特利茨附近的高地,拿破仑曾在此指挥战斗。

“天赋的第二视觉使他能通观大自然”。斯威登堡^①的通灵学说更加刺激了他的幻想，他相信人的洞察力能跨越时间空间，洞悉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甚至相信人类智力的高度发展、内在生命力的高度弘扬，有可能使人的心灵脱离躯壳向天使的境界飞升。当时在他的思想上，天使占据着了不起的位置，他常常幻想与天上的神灵交往，与神灵的智慧相通。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醉心于精神探索的少年，对学校里的课程和那些机械性的作业是不会有有多大兴趣的。据他在《路易·朗贝尔》中的描写，当时他“从不学习课文，只在课堂上听别的同学背诵，自己便鹦鹉学舌”；至于作业，“往往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肯动手去做，只要手头有闲书可读，或脑子正在遐思，作业便给抛在脑后”；而且“完成作业有如纳税，只为换取安静”。他常常故意使自己受罚关禁闭，因为他觉得在禁闭室比在别处更安静也更自由。他形容自己“身处狭窄的四壁之间，心灵却像鹰一样在宇宙翱翔”。他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对日常枯燥乏味的学校生活几乎视而不见，“孜孜以求的精神探索”成为他的学校生活的全部内容。

然而长期的自我封闭和过度的阅读思考，毁坏了这个少年的健康。奥诺雷刚入校的时候，是个双颊鼓鼓，面色红润的小男孩，渐渐地越来越苍白、瘦弱，到升入二年级时^②，竟出现了精神恍惚的症状。学校的负责人害怕了，只好请巴尔扎克夫人把孩子接回家。

① 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通灵论”的创立者。

② 法国中学的班次排列与中国相反，最高班是一年级，又名修辞班或哲学班。

从中学到大学的青年“通才”

一八一三年,奥诺雷离家六年以后回到了亲人的怀抱。家庭的氛围,亲人的照料,奥诺雷很快恢复了少年的活力。他津津有味地聆听父亲的高谈阔论,饶有兴趣地观察周围所有的人和事。巴尔扎克的母亲比丈夫年轻三十三岁,天生丽质,但个性乖戾,对待子女相当严厉,她的老丈夫倒很豁达大度,永远保持拉伯雷式的愉快心情,还容许孩子们对各种问题自由发表意见。可能由于父亲的影响,孩子们都对读书有浓厚兴趣,而且动不动引经据典。这个家庭人人都兴致勃勃,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诉不完的苦、数不清的规划,还都有点诙谐幽默,喜欢互相开玩笑,尽管手足情深,却从不放过相互攻击或取笑的机会。

奥诺雷被送往图尔中学当走读生,同时在父亲的安排下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辅导课。他总是尽可能缩短自习时间,以便溜进父亲的工作室去阅读伏尔泰、卢梭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巴尔扎克家藏书相当丰富,父亲收藏了所有希腊罗马及法国大作家的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还收集了不少都兰地区的民间故事,甚至还有一些介绍中国的带插图的书籍。巴尔扎克的母亲则热中于收集各种神秘故事和梅斯麦^①等异端派的作品。于是奥诺雷的头脑成了各种知识的大杂烩,既有精确的科学知识,父亲的无神论主张,又有母亲的神秘主义信仰。

一八一四年十一月,贝尔纳-弗朗索瓦被任命为驻巴黎第一军团军需官。于是全家迁往巴黎,住进了沼泽区萨朗比耶家的老

^① 梅斯麦(1734—1815),法国医生,创立了一种类似催眠术的动物磁气说,并用以治病。

宅子。萨朗比耶家的亲戚大都是呢绒花边商人,交往密切的邻居也都是中产阶级市民。所以巴尔扎克最熟悉的就是市民阶层的诸色人等,他对金钱和遗产问题感受那么深,就因为这两个问题永远是市民社会谈话的主题。

到巴黎以后,奥诺雷先后在勒彼特和冈赛寄宿学校就读,同时在查理曼中学听课。一八一六年十一月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后,他按父母的意愿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入学。他兴趣广泛,对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一面在法学院学习,一面在文学院听课,课余开始写“哲学和宗教笔记”,同时继续进修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还常去自然博物馆听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若夫华-圣依莱尔^①讲学。若夫华-圣依莱尔和居维埃^②之间的争论引起他浓厚的兴趣。巴尔扎克是居维埃的崇拜者,但若夫华-圣依莱尔关于动物机体存在“统一格局”的学说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若夫华认为动物的有机构成只有一种基本形态,因生存条件不同才演变出千殊万类。巴尔扎克联想到人类更是只有一种基本形态,同样因处境不同而出现千差万别。他模模糊糊意识到,这种学说如能用于分析社会现象,很可能会建立一种绝妙的思想体系,继而又想到,既然博物学家布丰^③能成功地通过一部书来描绘动物世界的全貌,为什么不给人类社会也写一部类似的著作呢?这一联想,后来果然成为他构思《人间喜剧》的契机。

① 若夫华-圣依莱尔(1772—1844),法国生物学家,生物学界“思想学派”的创立者,他认为科学不仅是观察和分析,更重要的是推理和判断。

② 居维埃(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自然史教授,生物学界“现象学派”的代表。

③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散文家,进化论思想的先驱,著有《自然史》三十六卷。

初窥巴黎社会的奥秘

巴尔扎克上大学期间,还有一件对他有深远意义的事:贝尔纳·弗朗索瓦认为,在巴黎大学法学院的理论课程之外,还应该让奥诺雷马上接触法学实践,于是先后安排他在一位诉讼代理人和一位公证人的事务所见习。这是巴尔扎克初次涉足社会生活,事务所积满灰尘的阴暗房间、塞满案卷的书架和肮脏不堪的家具,还有食物残渣和旧纸张散发的难闻气味,给予他极强烈的印象,他觉得这儿实在是“社会上各种店铺中最令人厌恶的地方”。可正是这儿让他开始读到了现实生活的诗篇。他同法律事务所贫穷而贪婪的小帮办们混在一起,这些玩世不恭的家伙整天抄写状子,贪心地索取顾客的钱财,但他们之中不乏以自己一百法郎的微薄月薪,赡养住在六层顶楼的老母的孝子。诉讼代理人冉·巴蒂斯特·吉约内·梅尔维尔是巴尔扎克家的朋友,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后来成为《人间喜剧》中但维尔的原型。在他那儿的见习使巴尔扎克非但熟悉了民事诉讼程序,还从这个法律窗口窥见了巴黎社会的种种奥秘,看到了隐藏在金银珠宝之下的种种罪恶。诉讼代理人事务所仿佛一座人生舞台,上演着一幕幕家庭惨剧。在那里,年轻的巴尔扎克见到一个女人千方百计剥夺她丈夫的治产权;一位死里逃生的帝国上校突然像幽灵般从德国归来,却发现妻子已经与别人结婚……无数部活生生的小说把人类灵魂中最丑恶的一面,有时也有高尚的一面展示在他面前,为他未来的创作准备了大量素材。

第二章 艰难曲折的成功之路

大胆的选择

接近成年的巴尔扎克精力充沛，智力突飞猛进，他两年多就修完了大学课程，于一八一九年一月通过了法学院的毕业会考，获得了法学士学位。当时他刚刚跨入他的第二十个年头，父母已为他在帕塞师傅的公证人事务所找好了职位，指望儿子将来盘进事务所，再攀上一门好亲事，成为受人尊敬的殷实的公证人。在沼泽区的市民眼里，这就是收入稳定可靠的大好前程了。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儿子断然拒绝这样的安排，坚持要以写作为生。这一来可在家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这家人喜欢文学，藏着满柜子的古典作品，好歹还都读过，可是文学能当饭吃吗？靠写作能挣下一份家业吗？巴尔扎克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总之，爱好是一回事，财富是另一回事，巴黎市民真正重视的还是财富。沼泽区的商人从来把艺术家当作“饿死鬼”，根本不相信摇摇笔杆或挥动一下画笔就能兴家立业。

的确，文学是一条充满未知数的毫无生活保障的道路。没有一个书商肯冒着风险给一个没出名的作家出书，而不出书又无法出名。因此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想凭一支笔闯前程，在一般市民眼里纯粹是荒唐念头。巴尔扎克家的好友，退休的五金商达布兰大

叔^①算是商人中很有文学修养且颇有眼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宣称“奥诺雷只是块抄副本的料”。但奥诺雷态度十分坚决，根本不打算做丝毫让步。也许当时他还不太清楚自己在文学上可以做什么，该如何起步？但有一点他早已想得十分明确：决不能让自己的生命在单调可憎的账房或事务所里白白消耗掉，必须有所作为！而且一定能有所作为！争吵到最后，父亲妥协了：“既然孩子相信自己有这种天赋，那就让他证实一下吧！”于是他们决定给他两年试验期，试验期内由父母给他提供每年一千五百法郎的生活费。

应该说父母肯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因为正是这一年，七十三岁的贝尔纳退休了，收入大幅度下降，家庭经济状况今非昔比。一千五百法郎要占去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他们甚至不可能再在巴黎沼泽区维持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得不举家迁往巴黎附近一个名为维勒帕里西斯的小镇。奥诺雷独自留在巴黎，母亲以一年六十法郎的价钱为他租下了巴黎圣安东区的一间六层阁楼。从这时候起，巴尔扎克开始品尝贫穷的滋味，尽管还不是真正的贫穷。

按巴尔扎克的描述，这间六层阁楼是个“堪与威尼斯铅顶监狱^②媲美的小洞穴，墙壁又黄又脏……从屋瓦的缝隙可以看见天空”。他自己收拾房间，自己烧泥炭取暖，每天“三个铜子面包，两个铜子牛奶”，每晚还得花三个铜子的灯油费。按照和父母商定的协议，除了达布兰大叔偶尔去关照关照他以外，巴尔扎克在巴黎不得与任何亲友见面。因为父母不愿让亲友知道家里的这件“荒唐事”，不愿承认在巴黎养着一个“什么也不干的儿子”。所以他们要求奥诺雷在巴黎尽可能少露面，尽可能只在天黑以后出门。

① 达布兰大叔后来成为《人间喜剧》中正直的金商皮勒罗的原型。

② 威尼斯的杜卡尔宫最高层用做监狱，因屋顶用薄铅皮做成，骤冷骤热，使犯人备受折磨。

这一来,巴尔扎克倒真有点像是铅顶监狱的囚徒了。可怜的囚徒很想念维勒帕里西斯的亲人,但他和家人的联系现在只能依靠常去巴黎采购的女用人了。绰号“高明大妈”的女佣给奥诺雷带来妹妹们天真、亲切而又俏皮的来信,再把奥诺雷生动风趣的回信带给她们。于是巴尔扎克和妹妹们封她为诸神的信使伊里斯^①。

处境的改变给巴尔扎克的生活带来了若干新的内容,现在他有机会观察到许多过去在他视野之外的事物。他从顶楼窗口眺望巴黎鳞次栉比的建筑,站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高地俯瞰塞纳河两岸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②;傍晚,他漫步在塞纳河左岸圣安东近郊,混迹于工人中间,听他们咒骂凶恶的工头,“当我倾听这些人谈话的时候,我能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我感觉自己身上穿的是他们褴褛的衣衫,脚下登的是他们的破皮靴,他们的愿望、他们的需要都进入了我的灵魂,或者说我的灵魂附到了他们身上……”(《法西诺·卡讷》)他像拉斯蒂涅一样眼光贪婪地注视旺多姆广场和荣军院的圆顶之间体面的上流社会,梦想着以自己的才华敲开那里的大门。

至于创作,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巴尔扎克不愿意成为一个平庸的作家,他研究历史,研究哲学,试图了解社会、世界和人类的命运,他希望自己在起步之际就能把握对世界的总体认识。他的笔记本中充斥着柏拉图、第欧根尼、培尔、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拉马克、霍布斯等的名字,他不知疲倦地对比、归纳,分析古代、中世纪及近现代哲学家的论著……他虽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却渴望着建立某种体系,因为他“不承认有什么非凡的天才可以缺乏深厚的哲学造诣”。(《幻灭》)当然,他还拼命阅读各类诗歌、散文,无论法国的还是外国

① 伊里斯,希腊神话中的彩虹女神,她为诸神报信,接亡灵到冥土。

② 巴黎上流社会和富裕的市民都居住在塞纳河右岸,左岸则是贫民区。